



風采篇

本溪妇女丛书 / 主编 沈清远

本溪妇女丛书

風采篇

1995 · 11 · 本溪

本溪妇女丛书

风 采 篇

沈清远 主编

辽东印务中心制版

辽宁省气象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10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封面设计: 金成发

责任编辑: 李 宁

BLTZ — 1995 — 51

工本费: 12.00 元

序 言

中共本溪市委副书记 刘福成
本溪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

在举世瞩目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刚刚落下帷幕，本溪市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本溪市妇女联合会编辑出版的集妇运史、女杰录、巾帼风采为一体的“本溪妇女丛书”问世了。它是本溪市妇联奉献给山城各界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奉献给全市妇女的一份厚礼。

这套“本溪妇女丛书”分为《妇运篇》、《女杰篇》和《风采篇》，全书容含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妇女运动发展的辉煌成就和历史足迹，展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女干部、女企业家、女科技人才、女劳动模范、女优秀共产党员等各条战线杰出女性的精神风貌。编辑出版“本溪妇女丛书”在我市尚属首举。让女性走向社会，让社会了解女性，展示建国以来

目 录

序 言	1
墨菊颂	1
长袖劲舞改革风	12
最是似水女儿心	19
女法学家的风范	29
用爱创造奇迹的女人	33
粤海楼主	39
凤鸣梧桐 欣欣向荣	44
明丽的青春	48
永恒的方程：人生 = 奉献	56

墨 菊 颂

熙 高

这世上最高洁最秀美最飘逸最潇洒的花卉当属菊花。而在仪态万方的菊花家庭之中，最独特最高雅最娴静最姣丽的又属墨菊。它具有菊花俏而不艳、美而不媚的外形，又不同别的品种争颜斗色。别的菊花披红挂绿，争宠夺爱，而它则不屑一顾，只穿一身肃穆的黑纱，用反常的色调独处在姹紫嫣红之外。唯其如此，它才更为高贵，更为圣洁，更为脱俗，更为芬芳。

—

正因这样，她才用墨菊做为自己的名字。

然而，李墨菊，这姣美的名字同她现在清瘦、憔悴的面容有些不太相称了。当年她有过蓓蕾初放、朝气蓬勃的青春。20多年前，当她手持录取通知单踏入锦州医学院的时候，同学们也曾为她的美丽俊俏而惊讶不已。然而，欢快的少女身影在校园里翻飞了还不到一年半，只因为一封写给“右派”老师的同情信被抄出，便轻而易举地在两名大汉“护送”下被遣送到她的故乡——辽宁省凌源县八里堡村。

批斗、弯腰、戴高帽、游街、农村四类分子所应有的“待遇”，李墨

菊都领受了。讽刺、挖苦、奚落、谩骂，青年知识分子所无法接受的侮辱，李墨菊也接受了。但是长年的无偿劳役和坏人的调戏亵渎，使她再也无法容忍了。摆脱吗？只有两条路可寻。一条是死，一条是嫁人。死，最容易；但深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愤怒却不时地动摇她的决心。嫁人，倒不失为一个上策，但李墨菊却早被冷漠的世态远远地抛在爱堤之外了，别说有人求爱，就是你倒贴上全部家产，在周围八十里的范围内也不会有一家敢娶一个连地富反坏右都不如的超级“敌人”。何况，她还是个回民。嫁人求安的出路在当地被死死地堵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从遥远的城市本溪传来一个微弱的信息。一个叫杨松岭的回族煤矿工人想找一个农村女人为妻。可是，托人一联系，真相大白：原来杨松岭比李墨菊大9岁，而且前妻扔下5个孩子。

李墨菊依着炕榻痴呆了。她怎么也不曾料到，自己的命运还不如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祥林嫂被逼嫁给了贺老六，毕竟没有前房的孩子，年龄也还算相当，而自己……

在一个阴雨天，她跟随着杨松岭来到他那水灾过后搭起来的简易住室里。一进屋，她一脚踩到乱放在屋地当中的破旧脸盆上。定睛一看，在四壁漆黑的狭窄小屋里，挤挤擦擦地一顺水站立着5个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一二岁，最小的只有三四岁，个个污头垢面，头发蓬乱，活像一群无家可归的小难民。

“叫妈，叫妈！叫、叫！”老杨粗鲁而又真诚地向孩子们喊着，笨拙地向李墨菊讨好。

两个最小的男孩子长得一模一样，他们同时张开了嘴。但，那个最大的男孩子狠狠地把手伸到小弟弟身后，重重地扯了扯他们的衣襟。

“叫哇，叫哇！”老杨有些着急了。

“不，不，不要叫！”李墨菊脱口而出，像急于保护自己纯清的姑娘身分，又像竭力挽救自己既定的命运。

邻居们的到来，把孩子们解脱了。但是，李墨菊却从此戴上了枷锁。就连当天的晚饭也必须由她亲手去做。做成以后，当需要全家坐下吃第一顿团圆饭的时候，才发现孩子们全都不见了。

人家的新婚燕尔红灯绿酒，李墨菊的花烛之夜却四处奔走，去寻找一大群不叫妈的子女。当得知孩子们全都跑到他们的亲姥姥家以后，她才回到“洞房”生吞活剥地吞咽这个阴差阳错的畸形事实。

经过一夜翻江倒海的思付，李墨菊终于振作起精神，决心以主动进取的姿态投入新的生活。第二天，她买了礼物，跟随着老杨来到孩子们的亲姥姥家，进门就恭敬地给两位老人敬个礼，并且亲热地叫了两声“爹”、“妈”。两位老人异常感动，当即认下续闺女，并放心地把几个孩子交到她手里。接着，她领着孩子们走到老杨前妻的墓地上。她先默默地致了哀礼，又亲手在坟头上添了土，然后真诚地说：“姐姐，安息吧，从今以后，我要接过姐姐生前的重担，纵有千难万险也要把孩子们拉扯大！”孩子们听着听着，不由地向李墨菊身边靠拢。李墨菊伸出右手拉住老四，伸出左手拉住老五，深情地说：“孩子们，在你们亲妈的坟前，姨不想多说什么，只希望你们不要把我当成外人。”

声音一阵颤抖，李墨菊说不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只见最大的孩子向前迈了几步，一把拉住李墨菊的胳膊，大声地叫了一声：“妈！”紧接着，老二、老三和手中拉着的老四、老五也齐声喊道：“妈！”

妈，这个牵动心魄的字眼，延伸了人类几万年的文明史，今天却同她——一个被病态人间冷冻了若干年的姑娘——联系在一起。她心发跳，脸发烧，猛然张开双臂，将5个孩子一下子都揽在自己怀里……

李墨菊的婚后生活一度确曾是幸福的、平静的。老杨有的是力气，可以换来较优厚的报酬。李墨菊有一腔温情，可以自由地奉献给丈夫和孩子。每天，她早早起床，准备下热热乎乎的饭菜。当丈夫和大孩子走了以后，她再给小孩子穿衣、叠被、洗脸、喂饭。夏天未到，她就烧红铁片亲手为孩子们粘补断了梁的塑料凉鞋；冬天来临，她早早买下新布新棉花为孩子们缝好棉衣。日子虽然清苦一些，但李墨菊已经感到自己是 by 地狱升入了天堂，特别是当老杨被评为矿上的先进标兵，大儿子兆信和大女儿兆华被评为三好学生，而自己又生下一个小宝宝以后，李墨菊简直觉得腥风血雨已经远远逝去，面前只剩下温暖甘甜了。

但是，人生的劫难，从来也不特殊照顾弱者的愿望。1970年6月30

日下午3点钟，杨松岭在突击施工的战备洞中，随着一声爆破巨响，那健壮的身体顷刻间埋在了大山之腹。

那一刻，李墨菊正准备给丈夫和孩子们做晚饭，恶讯传来，嗡地一声眼前发黑，浑身打颤，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是躺在医院里。第一个念头是：我怎么又回到人间？让我跟随老杨一道去多好！但是，厄运回答她：没那么便宜！李墨菊无可奈何，所能做的，只剩下了哀怨和叹息：上苍啊，为什么对我李墨菊这样无情、这样残酷？迟到的幸福本来已经附加了许多常人难以接受的条件，为什么连这点薄薄的恩赐也要剥夺？

嘤嘤的哭泣泄不尽胸中的悲哀，汨汨的泪水冲不掉心头的伤痕。而一想起责任和义务，一个正直的母亲便立刻牵动心肠。此时，李墨菊忽然想到：家里那5个孩子，不仅失去了亲生母亲，现在又失去了亲生父亲，最可怜的还是他们。这阵儿，孩子们怎么样了？他们放了学得得知父亲死亡的消息以后会出现什么情景呢？难道让他们在霹雳轰顶的时刻连一点抚慰也得不到吗？

李墨菊想到这里，不顾护理人员的劝阻，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跑出医院。没等到家，就先听到一片哭声。她一跨进门口，只见6个孩子互相拥抱着哭成一团。李墨菊说一声“妈回来了”，便悲恸难抑地依到门框上。6个孩子一见妈妈，像一群小燕儿似地一齐扑了过来。大孩子兆信扑通一声跪在她的膝下，双手抱住她的腿说：“妈妈，妈妈，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妈妈！”李墨菊听着这感人肺腑的声音，看着眼前六张可怜巴巴的小脸，只觉得肝肠寸断，五脏拧搅，放声嚎啕一声，便同孩子们一道跪在苦难的大地上。

躲开了残暴的社会风雨，又遭受严酷的人生寒霜，这让她这个既无工作、又无户口、还在隐瞒着政治身份的弱女子怎么承担？老杨的丧事处理完不久，好心人偷偷地对她说：“你只有另找一个丈夫才是唯一的出路，趁着年轻，还能办得到。”未等李墨菊回复，好心人就给她领来了一位。

这一位，确是一个满意的候选人。年龄相仿，仪表堂堂，妻子在一年前去世，只留下一个女儿。更值得动心的是，此人是个医生，跟李墨菊有

说不完的共同语言，并且在那酷寒的年代有着共同的遭遇。真是天赐良缘。李墨菊心中又重新架起了通往幸福的桥梁。剩下来需要谈的，就只有具体的生活安排了。

“那么，孩子怎么处理呢？”李墨菊坐在介绍人家的炕沿上，卷着自己的衣襟试探。

“当然是带到我那儿去。”那男人脱口而出，似乎他早就成竹在胸了。

“那好，咱们想到一块儿了！”李墨菊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兴奋地说，“只恐怕你的房子不宽绰吧？”

“没问题，住得下，四口人怎么也好说。”

什么？四口人？李墨菊一下子愣住了。她希望眼前这位可能成为她第二个丈夫的医生是无意中说错了。

“怎么只有四口人呢？”

“我有一个小姑娘，你再带去一个小小子，加上咱俩，不正是四口人吗？”

哦，他的意思是只许带着亲生的宁娃。那么，其余的五个孩子怎么办呢？扔给谁呢？离开大人，他们怎么活得了呢？

“那不行。”李墨菊顿时感到自己是在谈一笔交易了，“要带，我全带着！”

“没有这个必要吧？”对方保持着感情的冷静，很像一个老练的买主。“你走了以后，那几个孩子还有社会照顾嘛，你何必跟他们连累一辈子呢？”

“再见！”

她腾地站起来，猛一拧身，头也不回地冲出房门。

但是，回到家中一看，一副意料不到的景象令她呆若木鸡了。放在炕梢的一对木箱子四敞大开，里面为数不多的衣物被翻腾出来胡乱地摊在炕上，大儿子兆信把脑袋伸到里面，正气哼哼地往外掏，大女儿兆华领着妹妹弟弟正往怀里抱，只有最小的宁娃哭得满脸泪水，躲在门后头窥探着哥哥姐姐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李墨菊一时性急，声音气恼而凌厉。兆信扭头看了看，只回答一束愤怒的目光。

“啊？到底干什么？”李墨菊火上浇油，声调更加严厉了。

兆华连理也没理，继续往怀里搂衣服。

“住手！”这次，李墨菊几乎把一颗心都喷吐出来了。

孩子们只得停止动作。屋子里突然一片宁静。

沉默了足有一分钟，大孩子兆信脸上淌下两行绝望的泪水。“我们知道你要走，”他故意扭过身去，让后背对着李墨菊，怨恨交集地说，“可不要拿走我们的东西！”

一阵酸楚从头顶浸润到脚跟，李墨菊感到太委屈了，太伤心了。为了孩子们，她舍弃了到手的幸福；而正是孩子们，误解了她的慈母之心。最近，她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她一找到汉子就会把前房的孩子全扔下。

说不定孩子们是受了挑唆。

猛地，她回身冲出房门，照直跑到孩子们的亲姥姥家，二话没说，就把两位老人拽到自己家来，又把闻讯赶到的左邻右舍也都请到屋里，而后当众大声说道：“爹、妈、大婶、大嫂们！我李墨菊找你们来，不为别的，只为让你们听我说几句话，将来做个见证人。我，不是一个贞节烈女，今后很可能另找汉子；可是，不管我找不找，我都永远是六个孩子的妈妈！如果你们看到我为了找汉子抛下几个孩子不管，你们就往我脸上吐唾沫！”

李墨菊的声音一落，只听“哇”地一声，大孩子兆信一头扑到继母的怀里，悔恨得泣不成声：“妈，妈，我再也不听那些闲话了，你打我吧，骂我吧！”接着，几个孩子也都扑上来，齐声说：“妈，你打我吧，骂我吧！”

在场的人们看着这样的情景，发出一片唏嘘声……

二

李墨菊就这样开始了更加艰难的生活。全家7口人，总收入就是每月

19 元的抚养费 and 20 元的救济金。好在当时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这样有东西可买。每当 39 元一到手，李墨菊就首先把全家的口粮买回来，然后才一分一分地划算着其他开销。她走 10 里地去办事，舍不得花 6 分钱的电费。如果买上半斤八两肉，孩子们就高兴得蹦蹦跳跳，算是过上了一个奢侈的星期天。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天，二女儿兆霞突然头疼，眼睛看不见东西，两腿站立不住。经检查，确诊为脑瘤。这，真是釜底抽薪。但李墨菊想，这个没有亲爹亲妈的孩子，从小受了那么多的痛苦，现在就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自己也要做到最大的努力。于是，她四处奔走，八方求助，甚至不顾脸面去乞求，总算凑集了一笔钱，把孩子带到沈阳医大。手术后，她一口一口地喂饭，一步一步地搀扶，回到家又精心护理，不到一年的时间，兆霞竟然奇迹般的痊愈，没有留下后遗症。

在孩子们的身体中，李墨菊注入了自己的许多心血；在孩子们的思想上，她也倾注了自己无私的感情，有一次，她听到宁娃同姐姐顶嘴说：“不用你管！”便意识到，如果自己对亲生的孩子不严格，就容易助长他的特殊感，长此下去，前房孩子和后房孩子便容易产生隔阂。为了防微杜渐，李墨菊破例地照着宁娃屁股打了一巴掌，教育他必须听大哥大姐的话。从此以后，孩子们互爱互让，看不出任何间隙。

一个星期天，大女儿兆华从粮店回来，贴到李墨菊的耳边高兴地说：“妈，我在粮店拣了 20 块钱，谁也没看见。”李墨菊一听，心里顿时掠过一道阴影。20 元钱，对穷困的孤儿寡母来说，当然是不小的数目；但是，穷要穷得干净，穷要穷得高尚，绝不能让孩子的心灵沾染灰尘。于是，她说：“你拣了钱这么高兴，想没想到，丢钱的人会怎么样呢？”兆华听了，满脸绯红，默默地点了点头。最后，李墨菊领着女儿把钱交到粮店，设法还给了失主。

女孩子毕竟还是听话的，最使李墨菊劳心费神的还是那对李生兄弟。有一天李墨菊找工作回到家来，只见四门大开，不见一个人影。她正纳闷，邻居过来告诉她：“你那对淘气包，玩火药枪，射到宁娃脸上，兆信兆华背着小弟弟上医院了。”

李墨菊一听，心里“咯噔”一声，拔腿就往医院跑，由于心急如焚，气恼交加，她觉得天旋地转，两条腿越迈越不听使唤。唉！兆风、兆月这小哥儿俩，也太叫人操心了。前不久，有两位解放军战士在门口修理汽车，他俩把人家的军帽拿走，害得李墨菊好一顿向人家赔礼道歉。春节时，他俩把鞭炮插进粪便里放，崩得邻居孩子满身肮脏，李墨菊只好挨个儿给人家洗刷衣服。而现在，他俩又铸成了这么严重的大祸！虽然她对宁娃并不偏爱，但好端端一个孩子如果在脸上落下伤疤，那将会终生遗憾哪！

李墨菊跑着跑着，觉得整个儿心都被揉碎了。可是突然，一个念头闪入她的脑际，使她顿时放慢了脚步。那肇事的哥儿俩跑到哪里去了？现在他们在想什么？会不会因为害怕而节外生枝呀？况且火药枪还在他们手里。唉，刚才一急，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

李墨菊立即停止了脚步。她分析，这阵儿，宁娃已经被大夫看过了，自己去了医院也不顶什么用，还是去找那一对儿要紧！

于是，她扭身又往回走。刚一接近家门，只见两个小小的人影噌地冲出院子，快速地躲到墙后去了。不一会儿，又露出两个小脑袋机警地窥探。李墨菊顿时放下心来。但她也明白，那两个淘气包是惧怕严厉的惩罚而不敢见她了。一种强烈的慈母之爱涌上心头，李墨菊反而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了。按说，这俩小兄弟正是需要精心浇灌的年龄，可是，自己只顾为糊口奔波，顾不上他们的日常活动，加上不良的社会影响，俩孩子逐渐学坏了。如果一味谴责他们，反而使他们疏远自己，那就更不好教育了。

李墨菊这么一想，就走到屋里，扎炉子，扒炉灰，做饭、洗菜，如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不多一会儿，满脸是泥的小哥俩靠近了门口，眨巴着小眼睛一声不吭。李墨菊假装才看见他们，手不停歇地说：“看你俩那小脸儿，像泥猴似的，快洗洗，准备吃饭。”小哥俩一愣，乖乖地进到屋来。

过了一刻，两个大孩子背着满脸绷带的宁娃也回到家来，往炕上一放，两人说：“妈，是我们俩没管好兆风、兆月，要打就打我们吧！”李墨菊问了问宁娃的伤情，然后说：“都快上炕吃饭吧，要不，凉了。”李

墨菊放桌子，拿筷子了，给孩子们盛饭，端菜，一如既往。几个孩子全僵在炕上了，直到李墨菊也坐上炕，还是一动不动。李墨菊把筷子一双双塞到他们手里，说：“快吃吧。今天这事儿，妈妈也有责任，我平常看到兆风、兆月玩火药枪，没当回事儿。好在今天是打在小弟弟身上，伤还不算重；这要是打在外人身上，那就不得了了！”闯祸的兄弟俩一听，扑簌扑簌掉下泪来，立即下地拿起斧子，几下就把火药枪砸碎了。炕上的几个大孩子见妈妈这么通情，这么慈爱，同时放松紧绷的小脸，一起搂住了妈妈的肩膀……

三

妈妈的肩膀是摇篮，也是钢铁，是泰山，也是东海。李墨菊这个肩膀却比摇篮还柔，比钢铁还硬，比泰山还高，比东海还阔。

艰难、困苦伴随着无尽无休的日子在李墨菊的肩膀上滚过。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沉重的岁月几乎把李墨菊压成肉饼，但她仍然孤身一人拉扯着6个孩子。不是没人指点过她的前程，也不是没人分析过她的“愚昧”，有学问渊博者甚至直接了当地对她说：“你没必要做这么大的牺牲，你有权利享受做为一个女人应有的幸福。你这样做，正说明几千年来的三从四德等扭曲妇女人性的余毒压在你身上是多么沉重！”可是，李墨菊苦笑一笑，说：“不管怎么，我进过大学的校门儿，对人权、人性之类的概念也还懂得一些。我何尝不愿意享受人权、顺应自己的人性啊？问题仅仅在于：当1比5摆在面前的时候，是仅仅维护‘1’呢，还是同时要维护‘5’？如果社会和某些男人们同我一道对弱者施舍一点爱心，我何尝愿意独自承受这苦难呢？难道我是木雕泥塑的人，不懂得人世间的幸福、爱情为何物吗？”

是的，很简单，李墨菊和别人的分水岭也仅仅是在这么一个简单的人生态度上。也仅仅因为存在着这么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大千世界才纷纷扬扬轰轰烈烈或者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地演绎着红与黑、热与冷、乐与苦、甘与涩的人间悲喜剧。

好在，时间从来没有停止流动。当无以数计的日月交相穿梭之后，李墨菊最困苦的时日度过了。社会发生了变革，孩子们长大成人，李墨菊也有了一份在街道小工厂当工人的工作，曙光一缕缕地升腾了！

有一天，正要下班的时候，老天爷下起了大雨。一阵滂沱之后，天上的云层淡薄了些。地上，雨点也稀疏了些。小厂的院子里，露出了下脚的地面。看来，必须走了，再等下去恐怕连这机会也没有了。她上班来时没有带雨具。

李墨菊决心一下，卷起裤脚，抬腿就往外冲。她越过院子，跨过厂门，正要跑向马路，只听四五个人同时喊了一声：“妈！”

多么耳熟的声音，多么亲热的呼唤！李墨菊一听就知道都是谁了。她扭头一瞧，在厂门卫的房檐下，站立着除了成家单过的兆信、兆华以外的所有儿女。正在念高中的宁娃，胳膊窝里夹着妈妈的雨伞。病好后当了女工的兆霞，怀里抱着妈妈的雨衣。继承父业当了新一代采煤工的兆风，手里提着妈妈的胶靴。只有强壮的掘进工兆月，手里什么也没拿。

“妈，你怎么才下班？我们在这里等了快半个多钟头了！”

“哎呀，我哪知道？”

说话的工夫，宁娃已经把雨伞撑开举到妈妈头上，兆霞已经把雨衣披到妈妈身上，兆风也已经把胶靴给妈妈换上。兆月呢，啥话也没说，走过来把姐姐、弟弟一扒拉，在妈妈面前弯下腰，说：“妈，你趴到我身上，我一气儿就把你背到家！”

面对这种情景，李墨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自从孩子们长大成人以后，这种事不知有多少次。在耐火厂当工段长、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的大儿子兆信，结婚后小夫妻俩攒钱买了一台电视机，两人抬着送到妈妈面前，作为孝敬妈妈的第一件礼物。被评为模范教师的兆华，第一次开资先给妈妈买了一件呢外套，下了班兴高采烈地亲手给妈妈穿上。最有趣的是当年的淘气包兆月，他开资后就跑到百货公司买了一瓶高级珍珠霜，回来搂着妈妈的脖子说：“妈，人家说擦上这玩艺儿能去掉脸上的皱褶，你擦吧，擦吧，你要不擦我给你擦，你脸上的皱褶太多了。”

“上来呀，妈！”兆月还弯着腰等她。但她仍然没动。

“妈！”

突然，耳边又传来几个人同时发出的呼喊。她抬头一看，哦，大儿子兆信跟他的媳妇、大女儿兆华跟她的女婿，也都拿着雨伞、雨衣、胶靴跑来了。而且，兆信还推来一辆用塑料布保护着后座的自行车。

此时此刻，李墨菊再也抑制不住奔涌的感情闸口了。她抬头扫一遍站在自己周围的8个孩子，心里一阵灼热，双眼淌下了两行热泪……

亲情的幸福充溢着胸膛，爱情的幸福却失去太久了。然而，知音者是否绝迹呢？笔者充满信心地为她等待着。

长袖劲舞改革风

溪哲詹 华理

历史的进步，需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而为之。

历史的发展，永远也离不开新与旧、文明与愚昧的抗争与搏斗。最早醒来的大智大勇者，注定要经历最艰难的险阻，历史也往往注定要让每一位奋斗者经历成功与失败，辉煌与悲壮的考验。

一枝独秀馨神洲

谁也没想到，在整个 80 年代一位女性的名字，连同不为世人所熟知的本溪山城，传遍了神洲，名扬海外。

人们震惊了，在辽东那块虽丰沃却很“板结”的黑土地上竟出了个关广梅？

这是一枝报春的梅。

新闻界敏锐地捕捉到了她的时代价值。随着最早那篇《改革春风催梅开》的通讯见报，便如同春雷炸响在山城。

在此后的岁月里，关广梅的名字就成为山城人的口头语。关于她的故事、她的为人，甚至她的生活行踪都成为人们放不下的话题。

一个平凡的女性，何以这般名声在外？一位普通妇女，何以能撑得住